

对生命最深情的守护

□杜思远

我是一名年轻的“90后”医生，在乡镇卫生院工作。我是家庭医生队伍中的一员，也是第一批农村订单定向培养的全科医生。

8年前，我正式注册成为一名全科医生，在自豪和兴奋过后，觉得是时候展现自己真正的实力了。于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规培）2年级的我开始值神经内科临床一线的夜晚班。正是这第一个夜班，教会了我要敬畏生命、谦虚谨慎。

那天晚上，一位脑梗死患者家属慌慌张张地叩响了医生值班室的门。患者家属描述患者晚上精神极差、反应迟钝、呼之不应。我一边安慰患者家属“不要慌，赶紧带我前去探视”，一边帅气地披上白大褂。我来到患者床前查体后，自信地给家属说，这就是脑梗死的表现，跟患者入院时的情况一样。然而，我后半夜就被上级医师当头棒喝：“你知不知道患者是低血糖！”

这一问，瞬间让我睡意全无，我站在患者的病床旁边，看着护士将葡萄糖缓缓注射到患者体内。那一刻，我永远忘不了患者家属看我的眼神。

在规培剩余的时间里，我不敢再有一丝怠慢，总觉得有学不完的东西。之后，我在科室里钻研每一份心电图、记录查房时老师说的每一句话、工作结束后经常复盘，生怕有任何遗漏和考虑不周的地方。我永远地记住，在处理病情变化时首先要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体会到精湛的技术源于“勤”——勤学、勤思、勤练、勤总结。

如果说规培时的底气来源于基地先进的诊疗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带教老师，那么当我回到农村卫生院，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所有的想象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我在卫生院收治的第一位患者，其家属见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上边医生说没救了，我们就到卫生院维持一下，接下来准备后事。”这是一个车祸颅脑外伤的患者，已经在ICU（重症监护室）抢救了半个多月，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我的第一个想法：“完了，我在卫生院接诊的第一位患者就要被我送走了。”我又安慰自己：“哪个医生在工作中没有经历过生死呢？”但是，我是真的想让他活下来！

卫生院的技术和条件有限，我跑到城里的“三甲”医院学习管道护理，回来之后为患者更换气切套管、测量颅内压。因为患者贫血严重、缺乏营养，所以我又跑到城里买白蛋白、蔗糖铁。我始终没有放弃，没想到患者家属的一句话差点儿让我崩溃：“杜医生，你尽力了，家里人都到齐了，我们准备把患者带回去了。”那一刻，我盯着心电监护仪的图像，倔强地说了一句：“明天再说吧！”

我承认幻想过奇迹，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我没想到的是，第2天患者的眼睛竟然睁开了，第28天患者能下地走路了。我似乎有点儿懂了“有时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的道理。

不出所料，我凭借这个病例在卫生院“一战成名”。院长对我刮目相看，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思远啊，你能不能把咱们卫生院的急诊科建起来？”我说：“可以！”于是，15分钟“急救圈”在这里落地了，现在已经成功开展脑卒中溶栓等治疗，“奇迹”每天都在乡村上演。

当然，在乡村发生的不只有生死时速，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守护，我也逐渐适应了在田间地头、走村串户的随访工作。在随访过程中，我遇到一位瘫痪在床的患者，其妻子在外地打工，年迈的母亲定期带患者到卫生院更换导尿管，测量颅内压。因为患者贫血严重、缺乏营养，所以我

又跑到城里买白蛋白、蔗糖铁。我始终没有放弃，没想到患者家属的一句话差点儿让我崩溃：“杜医生，你尽力了，家里人都到齐了，我们准备把患者带回去了。”那一刻，我盯着心电监护仪的图像，倔强地说了一句：“明天再说吧！”

我承认幻想过奇迹，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我没想到的是，第2天患者的眼睛竟然睁开了，第28天患者能下地走路了。我似乎有点儿懂了“有时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的道理。

不出所料，我凭借这个病例在卫生院“一战成名”。院长对我刮目相看，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思远啊，你能不能把咱们卫生院的急诊科建起来？”我说：“可以！”于是，15分钟“急救圈”在这里落地了，现在已经成功开展脑卒中溶栓等治疗，“奇迹”每天都在乡村上演。

当然，在乡村发生的不只有生死时速，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守护，我也逐渐适应了在田间地头、走村串户的随访工作。在随访过程中，我遇到一位瘫痪在床的患者，其妻子在外地打工，年迈的母亲定期带患者到卫生院更换导尿管，测量颅内压。因为患者贫血严重、缺乏营养，所以我

又跑到城里买白蛋白、蔗糖铁。我始终没有放弃，没想到患者家属的一句话差点儿让我崩溃：“杜医生，你尽力了，家里人都到齐了，我们准备把患者带回去了。”那一刻，我盯着心电监护仪的图像，倔强地说了一句：“明天再说吧！”

我承认幻想过奇迹，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我没想到的是，第2天患者的眼睛竟然睁开了，第28天患者能下地走路了。我似乎有点儿懂了“有时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的道理。

不出所料，我凭借这个病例在卫生院“一战成名”。院长对我刮目相看，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思远啊，你能不能把咱们卫生院的急诊科建起来？”我说：“可以！”于是，15分钟“急救圈”在这里落地了，现在已经成功开展脑卒中溶栓等治疗，“奇迹”每天都在乡村上演。

当然，在乡村发生的不只有生死时速，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守护，我也逐渐适应了

在田间地头、走村串户的随访工作。在随访过程中，我遇到一位瘫痪在床的患者，其妻子在外地打工，年迈的母亲定期带患者到卫生院更换导尿管，测量颅内压。因为患者贫血严重、缺乏营养，所以我

又跑到城里买白蛋白、蔗糖铁。我始终没有放弃，没想到患者家属的一句话差点儿让我崩溃：“杜医生，你尽力了，家里人都到齐了，我们准备把患者带回去了。”那一刻，我盯着心电监护仪的图像，倔强地说了一句：“明天再说吧！”

我承认幻想过奇迹，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我没想到的是，第2天患者的眼睛竟然睁开了，第28天患者能下地走路了。我似乎有点儿懂了“有时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的道理。

不出所料，我凭借这个病例在卫生院“一战成名”。院长对我刮目相看，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思远啊，你能不能把咱们卫生院的急诊科建起来？”我说：“可以！”于是，15分钟“急救圈”在这里落地了，现在已经成功开展脑卒中溶栓等治疗，“奇迹”每天都在乡村上演。

当然，在乡村发生的不只有生死时速，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守护，我也逐渐适应了

在田间地头、走村串户的随访工作。在随访过程中，我遇到一位瘫痪在床的患者，其妻子在外地打工，年迈的母亲定期带患者到卫生院更换导尿管，测量颅内压。因为患者贫血严重、缺乏营养，所以我

又跑到城里买白蛋白、蔗糖铁。我始终没有放弃，没想到患者家属的一句话差点儿让我崩溃：“杜医生，你尽力了，家里人都到齐了，我们准备把患者带回去了。”那一刻，我盯着心电监护仪的图像，倔强地说了一句：“明天再说吧！”

我承认幻想过奇迹，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我没想到的是，第2天患者的眼睛竟然睁开了，第28天患者能下地走路了。我似乎有点儿懂了“有时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的道理。

不出所料，我凭借这个病例在卫生院“一战成名”。院长对我刮目相看，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思远啊，你能不能把咱们卫生院的急诊科建起来？”我说：“可以！”于是，15分钟“急救圈”在这里落地了，现在已经成功开展脑卒中溶栓等治疗，“奇迹”每天都在乡村上演。

当然，在乡村发生的不只有生死时速，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守护，我也逐渐适应了

在田间地头、走村串户的随访工作。在随访过程中，我遇到一位瘫痪在床的患者，其妻子在外地打工，年迈的母亲定期带患者到卫生院更换导尿管，测量颅内压。因为患者贫血严重、缺乏营养，所以我

又跑到城里买白蛋白、蔗糖铁。我始终没有放弃，没想到患者家属的一句话差点儿让我崩溃：“杜医生，你尽力了，家里人都到齐了，我们准备把患者带回去了。”那一刻，我盯着心电监护仪的图像，倔强地说了一句：“明天再说吧！”

我承认幻想过奇迹，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我没想到的是，第2天患者的眼睛竟然睁开了，第28天患者能下地走路了。我似乎有点儿懂了“有时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的道理。

■心灵絮语

处暑之后，天气凉爽了许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不少人觉得夏天非常难熬。不知不觉，一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下午，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小雨，闷热的空气中带着一丝凉爽。

记得小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放暑假，因为可以回乡下奶奶家住一段时间。奶奶家的门前有一条河，河水清澈，贯穿整个村子，河的两岸都是大树。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刚刚通电，经常出现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为了节省电费，大家都喜欢在大树下乘凉。一到吃饭时间，邻居们都搬着小板凳坐在河边吃饭、聊天，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男人们蹲在树下聊天，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服，我们小孩儿则在河边玩耍。河水清凉，绿树成荫，可以帮人们散去夏日的炎热。中午正热的时候，伴着蝉鸣，我们在河边玩耍，凉爽极了。那时候，河水清澈见底。大多数农村的孩子，都会游泳。可惜小时候，我没有跟小伙伴们学会游泳。30多岁，我又花钱找教练学游泳。

当时我们在河边玩耍的时候，大人们都在旁边看着，并没有发生过溺水事件。那时候的农村，没有太多的娱乐项目，河水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

河边有一片树林，那些大树都是有些年头的。我记得其中有两棵果树，一棵是枣树，一棵是梨树。等到枣成熟的时候，堂哥摇晃着树枝，我就在下面开心地捡枣，偶尔砸到头，也不觉得疼。梨树的树枝有点儿粗，需要哥哥们爬到树上才能把梨摘下来，我还是负责捡掉下来的梨。梨有时在河边洗洗吃，有时在身上擦擦就直接吃了。

我们还会趁着大人们午睡，偷偷跑出去，顶着烈日，去附近的荷花池玩耍。小伙伴们“哧溜”一下就下了池塘，很快给我摘了一个宽大的荷叶当帽子，遮挡着太阳，并嘱咐我当好哨兵，别被大人们发现了。我担心地看着周围有没有人靠近，轻声喊着池塘深处的伙伴。后来，我的胆子变大了。小伙伴们摘下嫩莲蓬扔到岸上，然后我找个树荫坐下，开心地剥莲子吃。至今，我还能清晰地想起那片荷花池的样子。走近池边，清香扑鼻而来，荷叶和荷花摇曳在微风中，层层叠叠。对于我这个偶尔从县城回来的孩子，无论是哥哥，还是弟弟，对我都是无比照顾。

出去“打猎”的时候，我就跟在小伙伴们的身后。下雨后，村里的小路上满是泥泞，他们在前面走着，不时也会停下来，等等一直在后面不停甩着鞋子上泥巴的我。如今，回忆起那时候的风景，简直美丽极了，可惜当时没有手机和相机，无法把美丽的风景记录下来。

那时候，爷爷和奶奶都健在，家里有十几个堂兄弟，我们年龄最大跨度30多岁。奶奶的生日是农历六月初二，正值盛夏，是暑假家里最热闹的时候。奶奶生日当天，家里大大小小几十口人聚在一起，四世同堂，非常热闹。奶奶嫌人多太吵，没有去正厅吃饭，靠着大门的廊房坐着吹风。她那时70多岁，眼睛还没有失明，身体也算硬朗。奶奶端着碗，坐在小板凳上，开心地看着一屋子的子孙。女人们干完活儿，从闷热的厨房出来，开心地聊天，男人们则在饭桌上喝酒划拳。

几年后，爷爷去世了，奶奶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家里的兄弟姐妹都在为生计奔波。很多年后，我们长大了，奶奶去世了，兄弟姐妹很难再聚到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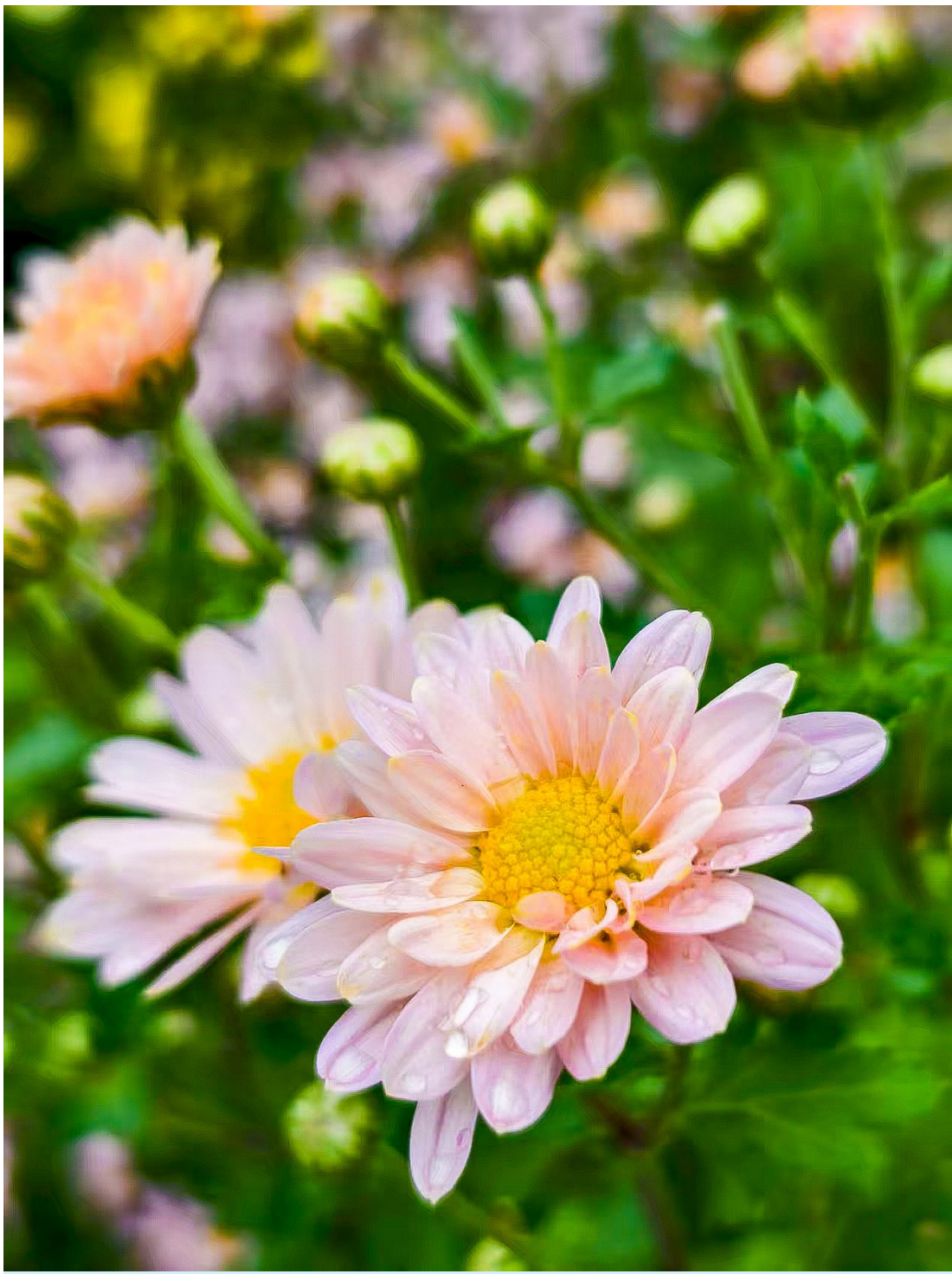
这些年，家里陆续“送走”了几位长辈，也新增了不少后辈。我也从当年堂兄妹里最小的妹妹，慢慢变成了姑姑、奶奶和姨姥姥。

我参加工作之后，没有假期，也就没办法在暑假回老家。奶奶家的老宅子早已破落，已经无法住人。那条我曾经觉得永远都不会断流的小河，不知何时也干涸了。最后，它被填了土，种上了庄稼。

老家的亲人们陆续盖了楼房，家电家具一应俱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每次看着被推翻重建的楼房，那宽敞的院子，感觉只有我还被困在回忆里。童年的欢声笑语，回荡在耳边，那些“离开”的熟悉的身影，犹如我们刚刚分别一样。

（作者供职于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摄影作品



雨后绽放

于鲲鹏/摄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健康中原服务保障中心）

“我们的选择”征文启事

人生路口，向左还是向右？每一次选择，都铺就了未来的轨迹。选择不易，但每一次抉择都铸就了独一无二的你们。花样年华时，你们选择跨入医学之门，研究人类健康的奥秘；风华正茂时，你们选择成为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你们有的扎根基层，兢兢业业地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有的坚守重症救治一线，竭尽全力守好患者的生命线；有的成为心灵的艺术家，有的奔忙在公益事业上……

欢迎广大卫生健康系统干部职工投稿。

征稿要求：文章主题突出，形式灵活多变，语言生动，字数不超过2000字。

投稿邮箱：258504310@qq.com

联系人：李歌

■人生感悟

35年前，我们舞钢籍的50多名新兵怀着憧憬和梦想，身着戎装，千里迢迢地来到辽宁省西南部一座小城服役。几年的军旅生涯，使我们凝结出“比山高，比海深”的战友情谊。每次相聚，说起那段军旅生涯，我们仍激情满怀，感慨不已。

前阵子，我和几个战友重回东北“第二故乡”。我们驾车走高速公路，当天24时到达北戴河，然后到秦皇岛，过“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到葫芦岛市。在葫芦岛市生活的舞钢籍战友刘世超，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走在蔚蓝的大海边，远处云雾缥缈，近处海浪拍岸，心胸无比开阔，惬意油然而生。回想起当年在海边训练的场景，我们禁不住大喊：“大海呀，我们又回来了！”

次日，我们拜访老部队。这个部队是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第一仗——温井遭遇战，我们这个部队打响了第一枪。部队营房坐落在一个小镇上。镇上一如20多年前老样子，道路高低不平，几个商店变成了小超市，街上有三三两两摆摊的村民。

穿过两排齐刷刷的白杨树，就来到了当年我们上哨值勤的地方——北营门。北营门已封，已听不到整齐的口号声。我们转由西营门进入时，西营门正对着一座小山。这座山是我们曾经天天都去的地方，山顶有因为扑火牺牲的8名官兵的烈士陵园。我们上山时遇见一队官兵正在训练，便和他们一起爬上了山。可惜体能不如当年，我们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我们来到营房正中，在办公大楼和俱乐部大楼前驻足，感慨万千。我当年被选拔进了电影组，负责播广播、放电影、写新闻稿。我还参加了电影《辽沈战役》的拍摄。“攻打锦州”“血战配水池”“塔山阻击战”“占领彰武车站”等场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在这里，我严格训练，逐渐从一名新兵成长为班长。

走进俱乐部大楼，来到放映室、舞台、大厅，我们心中仿佛都在说：“我又回来了，来看看你们。”在这里，我曾给全团官兵放映过《地道战》《地雷战》《雷锋》《大决战》等电影。联欢会、演讲会、集训报告会，都在这里举行。

荣誉室、图书馆，陪伴我们度过了许多欢乐和休闲的时光。当时，因为部队只有照明电，晚上一熄灯什么都干不成，所以我们时常会“偷偷”来这里聚会。我们有的拿干面条，有的带点儿食用油，有的拿几片白菜叶，有的拎一袋蒜蓉辣椒酱，用炉子煮面条吃。我们“哧溜、哧溜”美美地吃一顿，那滋味比大米、馒头、咸菜美味多了。

不远处的操场上，部队特战营的官兵正在操练。一排排整齐的野战帐篷，值勤的哨兵既专注又严肃。经过沟通，带队的少校让我们参观野战帐篷。

中午时分，我们在镇上的一家饭馆相聚，点了尖椒豆腐、东北大拉皮、京酱肉丝、朝鲜冷面等。在此期间，我们又唱起了《十八岁》《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接过雷锋的枪》《团结就是力量》……歌声、笑声夹杂着泪花，度过了重回第二故乡的难忘时刻。

对当过兵的人来说，部队是最难忘的地方，也是留下一辈子念想的地方。战友之间的感情浓厚，那种特殊经历、特别的情感难以言表。35年前，我们从故乡来到这里服役。为祖国奉献青春和汗水，我们无怨无悔。如今，我们虽然身处中原地区，但是心系部队，衷心祝愿国防永固，人民安居乐业，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供职于舞钢市卫生健康委）

三代人的上学路

□童如珍

又是一年开学季。小外孙今年6岁，在北京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网上报名刚审核通过，全家人便忙开了。

爸爸、妈妈去超市买书包、文具盒、笔、练习本等文具，爷爷、奶奶寄来水壶、太阳帽、雨披等物品。

作为外公外婆的我们，因为与小外孙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所以对他上学一事更为上心。妻子早就网购了小外孙上学所需的新衣服，里里外外好几套。小外孙试穿新衣服时，左摸摸、右摸摸，喜不自禁。

家里离学校两公里。开学第一天，女婿开车载着小外孙、女儿和我们老两口一同去学校。一下车，学校优美的环境让我很惊喜。旁边的公园，郁郁葱葱。湖中荷花粉艳，金鱼游弋，波光潋滟。学校的建筑，古色古香，琉璃瓦、青砖墙，红漆大门好似从前的豪门府第。这般幽静典雅，真是读书的好地方。老师们站在门口，笑迎新入学。小外孙衣冠整齐，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地奔向校门。就在他转头向我们挥手告别的那一刻，妻子眼里盈满了泪水。

我们目送小外孙跨进学校的大门，走过天井，消失在通往教室的廊道里。回来的路上，妻子一直喃喃自语：也不知道宝宝在学校里适不适应，中午能不能吃饱？我安慰她很长时间，情绪终于平复。而此时的我，看到小外孙上学的情景，不由得心生羡慕和感慨。记得30多年前，我女儿上学的第一天，我和妻子一起去送女儿，祖辈们全不参与，没有如今小外孙上学时簇拥的热闹场面。之后，女儿上下学由我接送。一辆长征牌自行车，女儿坐在后架上，我脚踏踏板、手把方向，一路“丁零、丁零”前行。就这样，我和妻子一起度过了当年最难忘的时光。那时，我们住在简陋的平房，条件艰苦，但生活却充满了希望。女儿在城里上学，我们虽然舍不得，但为了她的未来，我们咬牙坚持了下来。看着她一天天长大，我们心里充满了欣慰。现在，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一家大公司工作，生活过得很好。我们虽然老了，但看到女儿过得幸福，我们感到无比满足。

去学校的路为乡间小道，一下雨便泥泞不堪。家里没有雨伞和雨衣，只好剪一块农用塑料膜充当雨具。路上，我将塑料膜举过头顶，双手拽紧两个角，赤着脚在泥路上前行。下雨就有风，塑料膜护得了头却护不了腿，到了学校，我淋湿了下半身。寒来暑往，从小学到高中的9年多时间，我都是这样步行上学。

从我们祖孙三代人上学路的变迁，可以感受到祖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我为赶上好时代、过上幸福生活而无比欣慰。

（作者供职于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卫生健康委）

梦想开启的地方

□段泓涛